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

林巧莉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IE)既不能证明汉语没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也不意味着汉语名词具有某种特殊性,或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还有“中止”这一语法意义;“了”的句法功能在于对参照时间(Tr)或说话时间(Tu)进行定位,它的语法意义因Tr/Tu的具体位置而异,而后者则取决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IE是“了”将Tr/Tu定位于梯度性量级结构之中的结果,由IE所带来的英汉语差异派生于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以及两者与量级结构的不同关系。

关键词: 汉语完成体;“未完成效应”;量级结构;时制;体标记“了”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155-05

一、题解

根据 Vendler^[1]对动词(或事件类型)的界定,“完成体”(accomplishments)如 run a mile, draw a circle 等都具有内在的时间终点,如果事件被中断,这些表述都是不成立的。换言之,由于都具有必须到达的顶点(climax),完成体意味着行为自然结果的产生和事件的完成。因此,(1)中的句子都是不合格的。

(1) a. *John killed Bill, but Bill survived.

b. *Kim ate an apple but he didn't quite finish it.

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对等于英语完成体的汉语表达都不一定意指事件的完成。

(2) a. 我昨天画了一张画,可是没画完。

b. 张三杀了李四两次,李四都没死。(Tai^[2])

用 Smith^[3]的话来说,“完成”在汉语中只是一种会话含义,完全可能被上下文所取消。沿用 Chief^[4,24]的术语,我们把汉语完成体的这种特殊表现称作“未完成效应”(the Incompletion Effect/IE)。准确地说,汉语的完成体具有“完成”和“未完成”两种可能的含义,IE特指后一种情形,并不排除“完成”在通常情况下是完成体的言外之意。

IE带来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汉语中被公认为表达“完成”的体标记(perfective aspect marker)“了”为何

不总是能标记“完成”?汉语究竟有没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英汉语的差异又该如何解释?本文将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动词的量级结构与时间范畴来探讨上述这些问题。

二、现有的几种解释及存在的问题

(一) 动词缘由说

针对 IE, Tai^[2]提出汉语动词只有三种体:状态(states)、活动(activities)和结果(results),即汉语没有对等于英语完成体的那类单语素动词,“吃”“盖”“杀”“画”等都是活动体。然而,这一解说与事实不符。正如 Chief^[4,61]所指出,确有部分涉及状态改变的汉语动词,如“买”“租”“偷”“投(票)”等,都不会引起 IE,表现出英语完成体动词的特点。

(3) a. *我买了一本书,可是没买到。

b. *我租了两张 DVD, 但没租到。

事实上,不会带来 IE 的动词还有许多,例如“卖(车)”“挂(画)”“花/借/捐/赚/丢(钱)”“生/怀(孩子)”“娶(老婆)”“嫁(女儿)”等在加上“了”之后,都表达动作自然结果的产生和事件的完成,下文统称它们为“‘买’类动词”。

“买”类动词有不同于活动体而接近完成体的句法表现。根据 Dowty^[5],活动体的中止预设动作行为

已经发生,而完成体则不然。试比较:

(4) a. 张三停止了推那辆车。→张三推了那辆车。

b. 张三停止了买那辆车。→张三买了那辆车。

可见,“买”所表达的事件具有内在的终点,不同于典型的活动体动词“推”。此外,“买”类动词也不同于成就体(achievements)^[1],后者一般不可与进行体标记“在”共现,而“买”类动词却大都可以,如:

(5) a. 张三在买一辆车。

b. 李四在借一笔钱。

因此,把IE归结为汉语缺乏完成体动词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买”类动词既不是活动体也不是成就体,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汉语中的单语素完成体动词,

(二)“了”缘由说

Smith^[2]把IE归结于“了”的特殊语法功能,认为“中止”(termination)和“完成”(completion)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体标记“了”只表示“中止”而不表示“完成”,后者是通过动词的结果补语如“吃完”中的“完”来实现的。根据Smith,“了”呈现的是有界的事件(closed events),有“包裹”情景的功能;“了”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完全包裹活动体和成就体,但却不总是能完全包裹完成体;当它完全包裹完成体时表达“完成”,不完全包裹完成体时则表达“中止”。

从“了”的语法功能的角度来探讨IE的起因是合理的,但汉语完成体究竟具有什么特性使得“了”不总是能包裹它们呢?这是Smith的分析未能解答的问题。

(三)名词缘由说

Soh & Kuo^[6]从宾语名词的角度探讨了IE产生的根源,指出IE是否产生取决于宾语名词的性质,只有部分创造宾语(creation objects)会导致IE,如:

(6) a. 他画了一幅画,可是没画完。

b. *他画了一个圈圈,可是没画完。

Soh & Kuo认为,“一幅画”是“离散性宾语”(Allow Partial Object/APO),不要求其指称的事物具有完整性,“一个圈圈”是“非离散性宾语”(No Partial Object/NPO),要求其指称的事物具有完整性;APO可能导致IE,而NPO则不会。Soh & Kuo特别指出,定冠词对名词中心词的有界性没有制约,故指示宾语(demonstrative objects)会导致IE;数量词能使名词中心词获得有界性,故数量宾语(numeral objects)不会导致IE。例如:

(7) a. 他吃了那个蛋糕,可是没吃完。

b. *他吃了两个蛋糕,可是没吃完。

不难发现,Soh & Kuo的一系列假设存在着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关于APO和NPO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因为对“离散性”的判断往往须依赖于语境,标准也很可能因人而异。其次,数量词和定冠词对名词中心词有界性的影响不仅是武断的规定,而且也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试比较:

(8) a. 我喝了两杯咖啡,但都没喝完。

b. 他吃了一顿牛排和两个汉堡,但都剩了好多。

(9)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但没喝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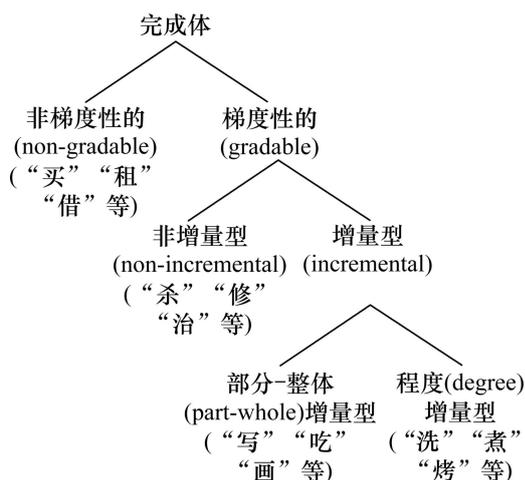
根据Soh & Kuo,如果数量词使名词中心词获得有界性,(8)中的两个句子应该都不合法;如果定冠词对名词中心词的有界性没有制约,(9)应该是成立的。然而,这些预测都与事实相违背。可见,从宾语名词的角度来考察IE也难以行通。

(四)量级结构缘由说

在Kennedy^[7], Kennedy & Levin^[8], Hay et al.^[9], Kennedy & McNally^[10]等研究的基础上,Chief^[4]主张从动词的量级结构(scalar structure)出发来考察IE。研究表明,量级是与事件参与者的某一属性相关的一组有序的值,成就体如warm、ripen、cool、fall、ascend以及完成体如play (a tune), run (a mile), draw (a picture)等涉及状态改变的动词都与某一“量级”(scale)相关联。就warm而言,其量级是一组递增的温度值,代表主题论元(Theme)经历的温度变化。量级的三个要素是:一组度数(degrees)、一个维度(a dimension),如温度、速度、高度、体积等,以及一种排序关系(ordering relation)。

现有研究还表明,量级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梯度性(gradability),它对句子的释义产生直接的影响。梯度性是在形容词范畴内讨论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有些形容词,如tall,涉及梯度变化,可被程度副词very所修饰(如very tall);有些形容词,如parliamentary,不涉及梯度变化,不能被very所修饰(如*very parliamentary)。根据Wechsler^[11]和Beaver^[12],梯度性不仅是形容词的特征,动词和名词都可能涉及梯度性;梯度性与事件的持续性(durability)密切相关:梯度性量级(gradable scales)映射着持续性(durable)事件,而非梯度性量级(non-gradable scales)映射着瞬间事件。总之,量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Chief^[4:79]依据量级的梯度性对汉语完成体动词作了如(10)的分类。

(10)



Chief 指出，能导致 IE 产生的只是具有梯度性量级的那部分完成体动词；英汉语之间的差异应归结于两种语言不同的临界点(thresholds)：英语中梯度性量级在说话时间必须达到最高值，而汉语中梯度性量级在说话时间不一定达到最高值。因此，完成体在英语中一定表达“完成”，而在汉语中则不然。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各类完成体动词在量级结构方面的差异，进一步了解量级结构与事件结构的关系，下面我们采用 Caudal & Nicolas^[13]的分析手法，把量级看作度数(degrees)的集合。由于“买”类动词表达瞬间的变化，动作的完成便意味着自然结果的产生，它们的量级结构可表述为(11)，其中 \mathbb{e} 代表自然整数集：

$$(11) \{0, 1\} \subset \mathbb{e}$$

(11)中，集合内只有互不关联的两个成员，表明量级不呈梯度变化，受事论元经历的状态改变是即时的，即不涉及任何过程。

相反，“杀”“修”“治”“写”“吃”“画”“洗”“煮”“烤”等完成体动词表达的状态改变都涉及一个渐进的过程，量级呈梯度变化。依据量级结构是否与事件结构构成同步映射关系，这些动词又可分为两个次类：“非增量型”(non-incremental)和“增量型”(incremental)。一方面，“杀”“修”“治”等表达非渐进的变化，量级结构属非增量型，与事件结构不构成同步映射关系。所以，事件的过程不能被指涉或量化。就“杀”而言，(12)中的说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12) a. *那个人，张三杀了一点。

b. *这个病人，医生治了四分之三。

非增量型量级结构可表征为：

$$(13) \{d_1, d_{\max}\} (d_1 < d_{\max}) \subset \mathbb{R}^+$$

另一方面，“写”“吃”“画”“洗”“煮”“烤”等表达渐进的变化，量级结构属增量型，与事件结构构

成同步映射关系，量级的进程对应着事件的进程，如：

$$(14) d_1 < d_2 < \dots < d_{\max}$$

$$\begin{array}{c} | \quad | \quad | \\ e_1 < e_2 < \dots < e_{\max} \end{array}$$

我们把增量型量级结构表征为：

$$(15) \{d_1 \dots d_{\max}\} (d_1 < d_{\max}) \subset \mathbb{R}^+$$

\mathbb{R}^+ 代表正实数集，表明除了初始和最终状态以外，受事论元依次经历了无数可辨的过渡状态。所以，事件的过程往往可以被指涉或量化，如：

(16) a. 这封信，我只写了三分之一。

b. 那个苹果，他只吃了一口。

c. 那锅饭，她煮成了半生半熟。

根据(10)，具有梯度性增量型量级的动词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部分-整体增量型”(part-whole incremental)，如“写”“吃”“画”等，和“程度增量型”(degree incremental)，如“洗”“煮”“烤”等。前者就是带增元宾语(Incremental Theme)的消耗/创造动词^[5]，后者往往可与补语成分构成复合词，如洗干净、煮熟、烧糊等，补语的功能在于明确标记程度量级的最高值 d_{\max} 。

“量级结构缘由说”的优越性是显著的。但尽管 Chief 的分析很有见地，IE 只产生于梯度性量级动词的观点是没有充分论证的。此外，用“临界点”来解释跨语言的差异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英语的临界点要低于汉语的？下文将结合语言表达时间范畴的类型学差异来完善 Chief 的理论。

三、从时间范畴对量级结构的作用看“未完成效应”的产生

Chief 将体标记“了”排除在 IE 成因之外的理由是，有无 IE 的句子都有“了”。本文认为，这一分析是不妥的，因为我们对 IE 的判断总是以某一参照时间为基准的，否则就谈不上“完成”或“未完成”。事实上，正因为 IE 与时间范畴密切相关，现有文献中用来阐述 IE 的例句都未能离开时间标记，如汉语的体标记和英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如果把时和体都看成以情景(situation)为辖域的语义算子，那么英语和汉语的句子可以简单表述为：

(17) 英语：时制标记[情景]

汉语：体标记[情景]

本文认为，时制与体的功能差异是导致 IE 产生于汉语而非英语的根本原因。

(一) 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

时间的表达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行为，所有的自

然语言都有完善的时间表达系统,但这些系统因不同的语言而异^[14]。普遍认为,英语中时间标记为时制(tense),其表现形式是动词的屈折变化,而汉语是屈折贫乏的语言,时间的表达往往须通过体标记,如动词词末“了”,来实现。总之,作为表达时间信息的两种不同语法手段,时制与体是殊途同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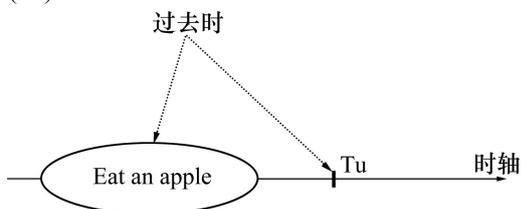
根据 Comrie^[15],时制是对情景进行时间定位的语法范畴,有绝对、相对及绝对-相对之分。绝对时制(absolute tenses)以说话时间(time of utterance/Tu)为基准点来确定情景发生的时间(time of situation/Ts);相对时制(relative tenses)则以参照时间(time of reference/Tr)为基准点来确定 Ts;在绝对-相对时制(absolute-relative tenses)中, Ts 依 Tr 而定,而 Tr 则依 Tu 而定。因此,Smith^[3]和 Klein^[14]都曾指出,时制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指示-关系(deictic-relational)范畴,表达的是情景与(由指示系统指定的)某个时间段(time span)之间的关系。

根据 Comrie^[16]，“体”(aspect)指的是人们看待情景时间结构(temporal constituency)的不同视角。Smith^[3:62]将“体”形象地比作照相机的镜头,指出其功能在于使情景的时间结构对于读者或听者变得可见。体有两种形式:完成体(perfective)和未完成体(imperfective)。前者把情景看作一个整体而不顾及其内部的时间结构,故事件是完成的、有边界的;后者从内部观察情景的时间结构,故事件是未完成的、无边界的。在 Comrie 看来,体与时间没有直接关系,与时制形成对立。但 Klein^[14]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体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概念:如果没有一个可供参照的特定时间,任何事件都无所谓“完成”或“未完成”。

(二) 时制与量级结构的关系

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决定了它们与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即量级结构)的关系是不同的。时制的指示(deictic)功能决定了它无须顾及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换言之,量级结构对于时制来说是不透明的(opaque),时制就是建立起(作为整体的)情景与 Tu 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用(18)来描述 John ate an apple 中过去时的功能。

(18)



(18)表明,由于看不见情景 eat an apple 的量级结构,英语的过去时将情景整个地置于说话时间 Tu 之前,使句子获得“事件在说话时间已经完成”这一绝

对时制义。可见,时制的功能决定了英语中 IE 不可能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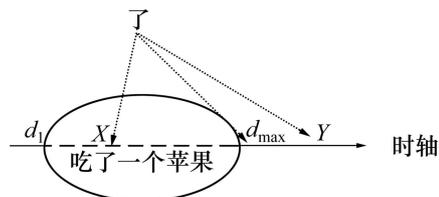
(三) “了”对量级结构的作用

普遍认为,汉语动词词末“了”是一个表达“完成”的体标记,其功能在于将我们的视角置于情景外部,从外部观察情景。然而,上文关于 IE 的分析表明,与具有梯度性量级的完成体动词共现时,“了”不一定表达完成。可见,“完成”并非“了”固有的语法意义。

本文认为,“了”的句法功能在于对 Tr/Tu 进行定位,它的语法意义因 Tr/Tu 的位置而异:若 Tr/Tu 被置于情景外部时间结构中,“了”表达完成,若 Tr/Tu 被置于情景内部时间结构中,“了”表达未完成。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进一步假设,Tr/Tu 可能出现的位置取决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非梯度性量级具有“致密性”,不可能为 Tr/Tu 提供着陆点,而梯度性量级具有“稀疏性”,可能为 Tr/Tu 提供着陆点。换言之,对“了”来说,梯度性量级是可及的(accessible)而非梯度性量级是不可及的(inaccessible)。因此,与“买”“租”“借”等具有非梯度性量级的动词共现时,“了”只能把 Tr/Tu 置于情景的外部时间结构中,标记事件的完成。这时,“了”具有英语过去时的功能,IE 不会产生。而与“杀”“修”“治”“写”“吃”“画”“洗”“煮”“烤”等具有梯度性量级的动词共现时,“了”既可以把 Tr/Tu 置于情景的外部时间结构中,标记事件的完成,也完全可以把 Tr/Tu 置于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即量级结构中,标记事件的未完成。显然,IE 是“了”将 Tr/Tu 定位于梯度性量级之中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与外部时间结构同置于时轴,量级的维度与时轴便可合二为一。于是,在“张三吃了一个苹果”中,“了”可将 Tr/Tu 定位于三个不同的位置:量级结构中(即 d_1 和 d_{max} 之间)的任意一点 X 、量级结构的终点 d_{max} 和量级结构之外的任意一点 Y ,如(19)所示。

(19)



当“了”把 Tr/Tu 定位于 X 时,事件在说话时间尚未达到其自然终点,句子获得未完成义,IE 应运而生;当“了”把 Tr/Tu 定位于 d_{max} 或 Y 时,事件在说话时间或说话时间之前已达到其自然的终点,句子获得完成义。

四、结语

本文在综述现有关于 IE 产生根源的四种解释的基础上, 指出 IE 在汉语中的产生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以及体标记“了”的句法功能密切相关。“了”的功能在于对 Tr/Tu 进行定位, 它本身并不表达“完成”或“未完成”。IE 是“了”将 Tr/Tu 置于梯度性量级的结果, 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是造成英汉语差异的根本原因。本文的分析还表明, 和英语一样, 汉语也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 Vendler 对动词事件类型的界定具有普遍意义, 但这些类型是依据情景的外部时间结构所作的划分, 如果深入考察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 它们都不是均质的范畴。

参考文献:

- [1] 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6(2): 143-160.
- [2] Smith C S.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7.
- [3] Tai J H Y.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C]//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84: 289-296.
- [4] Chief L. Scalarity and Incomplete Event Descrip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D].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7.
- [5] Dowty D.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M]. Dordrecht: Reidel, 1979.
- [6] Soh H L, Kuo J Y C. Perfective aspect and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C]// *In Perspectives on Aspect*. Springer, 2005.
- [7] Kennedy C. Gradable adjectives denote measure functions, not partial functions [J].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1999, 29(1): 65-80.
- [8] Kennedy C, Levin B. Telicity corresponds to degree of change [ms]. Seminar 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 [9] Hay J, Christopher K, Levin B. Scalar Structure Underlies Telicity in Degree Achievements [A]. *Proceedings of SALT 9* [C]. Ithaca: Cornell Linguistics Club Publications, 1999: 127-144.
- [10] Kennedy C, McNally L.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 typology of gradable predicates [J]. *Language*, 2005, 81: 345-381.
- [11] Wechsler S.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A]. *The Syntax of Aspect*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2] Beavers J. Scalar Complex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A]. *Event Structures in Linguistic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7.
- [13] Caudal P, Nicolas D. Types of degrees and types of event structures [A]. *Event arguments: foundations and arguments* [C]. Max Niemeyer Verlag, Töbingen, 2005: 277-299.
- [14] Klein W. *The Expression of Time*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0.
- [15] Comrie B. *Tens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2.
- [16] Comrie B. *Aspec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On the incompleteness effect of accomplishments in Chinese

LIN Qiao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Incompletion Effect (IE) of accomplishments in Chinese is no proof that Chinese has no monomorphemic accomplishment verbs, or that Chinese nouns are special in some way, or that Chines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Le has an extra meaning of “termination”.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Le is to locate the time of reference (Tr) or time of utterance (Tu), and its grammatical meaning va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r/Tu, which depend on the gradability of the scalar structure of the verb. IE results when Le inserts Tr/Tu in the middle of a gradable scale and the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relation to, and IE derives from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ense and aspect and their different relations to a scalar structure.

Key Words: Chinese accomplishments; the Incompletion Effect; scalar structure; tense; aspect marker Le

[编辑: 汪晓]